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20.02.008

论帕特·巴克战争小说中的创伤书写

刘胡敏

内容提要:被誉为“现当代重要作家”的帕特·巴克是当代英国为数不多以写战争创伤著称的女作家。通过对英国社会各阶层在一战、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心灵创伤的书写,巴克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创伤世界,审视了战争蹂躏下的英国在文化、社会、家庭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她的作品暗示了个体创伤记忆将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并且无法被历史所抹去。本文将从历史书写、创伤记忆以及创伤传递这几个视角来分析巴克战争小说中的战争创伤叙事。

关键词: 帕特·巴克 历史书写 创伤记忆 创伤传递

作者简介: 刘胡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叙事和伦理反思研究”(19BWW07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Pat Barker's War Novels

ABSTRACT: Pat Barker,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is one of the very few women writers who are famous for writing about war-engendered trauma. Through depicting the trauma from WWI, WWII and the post-war period as experienced by British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Barker exposes a unique traumatic world and surveys the many problems tied to culture, society and family in war-ravaged Britain. Her novels suggest that individual traumatic memory will eventually evolve into collective traumatic memories of a nation, which cannot be erased by histor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narrative of war-induced trauma in Barker's war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raumatic memory and transmission of trauma.

Keywords: Pat Barker, historical writing, traumatic memory,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uthor: Liu Humin<200010213@oamail.gdufs.edu.cn> is a profess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510420),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帕特·巴克(Pat Barker, 1943—)是当代英国为数不多以写战争创伤著称的女作家。巴克在其作品中描写了英国社会的各类创伤:前四部小说描写英国北部劳动妇女阶层的生存困境和创伤,《重生》三部曲(*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1995)叙写了一战士兵、军医和志愿者的“创伤后压力症”,《越界》(*Border Crossing*, 2001)书写了少年犯罪导致的创伤,《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 2003)记录了现代战争给战地记者的生活和家庭带来的种种梦魇,《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 1998)叙述了一战老兵加迪的弑弟创伤和战争创伤的代际传递,《生命课程》(*Life Class*, 2007)讲述了战争给英国普通民众和青年志愿者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托比的房间》(*Toby's Room*, 2012)将兄妹乱伦导致的创伤和战争创伤交织在一起,《日间》(*Noonday*, 2015)首次展现了二战期间的社会问题、婚姻危机以及战争创伤。这些创伤叙事构成了一幅英国社会自一战、二战以来不同社会阶层所经历的各种精神创伤的全景图。

一、战争创伤的历史书写和再现

巴克是“第一个深度描写战争内在刺激的小说家”(Monteith 73),她的“《重生》三部曲扩大了战争小说的艺术范围”(Monteith et al. 147)。巴克在《重生》三部曲里成功尝试了将历史与虚构相互交融穿插的叙事手法,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小说虚构糅合在一起,还原了战争的部分史实,成功地把读者带回了不堪回首的一战。

巴克在三部曲里重现了一战给英国士兵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塑造了许多“被女性化”的男性。当男人面对血腥的战争场景,并目睹战友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死去时,他们也会像女人一样因恐惧、痛苦和无助而尖叫或歇斯底里地嚎哭,并最终导致精神崩溃:“被困和感到无助,并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被迫目睹战友受伤和死去而没有任何希望看到这一切结束,许多士兵开始像歇斯底里的女性一样尖叫和不可控制地哭泣”(Herman 20)。在《重生》里,安德生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他的战友身上喷涌而出,直至流完最后一滴血战友才痛苦地死去:“他开始流血,我手足无措。我只是站着看着他血流尽了,直到死亡,血就这么从他身上涌出来”(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29)。在炸弹袭击之后,身受重伤的杰金斯在被炮弹炸成碎片的尸体残骸里爬行,寻找战友最后留下来的个人物品,把它带回国交给他的家人(154)。军官曼宁不得不在战场上向陷进泥坑却无法被救出的战友斯格德开枪,因为他知道如果再耗下去其他战友会因救斯格德而死。

一战期间,残酷的战争经历让许多英国士兵承受了超越极限的心理压力,并因此患上“创伤后压力症”,给身体和心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然而,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和军方不允许士兵和英国民众表达自己的抗议,他们将和平主义者视为异端,把反战人士宣告为违法分子,许多反战人士因此被捕入狱,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甚至被杀害。巴克在《门里的眼睛》(*The Eye in the Door*, 1992)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书写,再现了一战期间英国政府和军方如何鼓励民众相互检举反战人士:普莱尔因战争影响导致患有人格分裂症,于是他在精神异常时会像间谍一样到处搜寻反对战争的民众,并向军方报告以获得报酬,他还举报了自己儿时的朋友一

家,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此外,通过《门里的眼睛》,巴克再现了1918年春英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诸多分歧。一战爆发伊始,政府号召英国青年参加“正义之战”,为了伸张正义和维护和平,许多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上前线。然而他们在战场上亲历了战争的残酷,看到许多无能而粗暴的军官瞎指挥,他们为此感到震惊、恐惧和痛苦。在《重生》里,普莱尔讲述了他在战场上目睹的荒唐事件:三个士兵在一场战斗前因抽烟而被指挥官惩罚。他们的马刀被没收,被迫赤手空拳上阵,两人因此被敌人杀死,而幸存的一人第二天则被鞭打(*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61)。上级军官欺凌士兵的例子在三部曲中并不少见,在《托比的房间》里也有类似的欺凌情况:托比在前线马厩里鸡奸了随军的一个养马男孩,此事被士兵基特发现并举报,后来总指挥官给托比两个选择: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对他进行军事审判。为了避免受审,托比最终选择在战场上吞枪自杀(*Toby's Room* 248-51)。巴克作品呈现的战争中各种可怕和荒唐的事件只是真实历史的冰山一角,但是通过这一角可以管窥全豹,让读者了解残酷的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创伤。

除了在小说里还原战争历史,巴克还用真实的历史人物给小说里的人物命名,让小说更具有真实感。如在《重生》三部曲中,巴克把英国士兵兼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Loraine Sassoon)、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Edward Salter Owen)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W. H. R.里瓦斯(W. H. R. Rivers)搬进小说,他们在小说中的身份分别是军官、士兵和军医。巴克在《生命课程》、《托比的房间》和《日间》里塑造的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原型也是20世纪英国知名艺术家。她在收集了他们大量的信件、日记、回忆录、传记和自传的基础上重构了小说中的人物,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非常丰满,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在英国历史上,许多回归士兵、军医和志愿者因患有“创伤后压力症”而导致身体和心理产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症状,如失语、失忆、口吃、噩梦等。肖沃尔特认为这些症状是“男性抱怨的躯体语言”(Showalter 172),也是对战争提出抗议的一种方式(Monteith 56)。巴克的继祖父、继父以及她丈夫的父亲都曾经参加过一战,战争造成了他们身体和心理上不同程度的创伤,而且他们从不愿意谈论战争。在她看来,“缄默和创伤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Monteith et al. 175)。缄默的继祖父和口吃的继父显然成了巴克战争小说里许多“创伤后压力症”患者的原型。在《重生》三部曲里,她刻画了许多缄默的士兵,他们都不愿谈论战争,甚至还会出现“失语”的症状,通过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无声抗议。如军官普莱尔的症状之一就是“失语”,因此里瓦斯医生只能通过纸上写字与他沟通;贾兰德也因战争经历导致“失语”,叶兰医生只能用电疗法来刺激他,迫使他开口说话。《重生》、《另一个世界》和《托比的房间》里的普莱尔、加迪和基特从战场回国后,拒绝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战争经历。士兵们的沉默暗示了本想说却不能言说的伤痛:“缄默似乎源于一种冲突,一方面他们想说出自己的创伤,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深知如果说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下定决心让自己从生理和身体上不能述说”(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87)。

通过将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情节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巴克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使这些人物在小说里显得生动有趣有活力,让小说更具有可读性。

二、噩梦、日记、录音和画像:创伤记忆的载体

彼得·柴尔兹曾经说过,战争创伤“作为一种永恒的创痛,是一种没有被充分认识和承认的集体创伤记忆”(Childs 62)。在巴克的战争小说里,她重现了被尘封多年的一战、二战和现

代战争导致的种种创伤记忆,塑造了一个个饱受战争创伤折磨的形象:士兵、军医、战地记者和志愿者。创伤记忆在巴克的小说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噩梦:患者反复在噩梦中重历可怕的战争场景;日记:患者不愿谈论不堪回首的过去而选择写日记来记录创伤;录音:通过音频的形式留存自己的创伤记忆;相片:记录了患者所目睹的可怕场景,能够真实地再现患者的创伤经历;画像:由真实的肖像画组成,以具体而形象的方式重现伤者的创伤。

做噩梦几乎是所有战争创伤患者的后遗症之一。杨格曾说过:“创伤让过去的记忆以侵入性的形象和思想在当下重现,让患者被迫重新经历过去的事件”(Young 7)。在巴克的笔下,许多创伤患者的创伤以噩梦的形式反复入侵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在《重生》里,战场上的恐怖场景总是不停地出现在普莱尔的梦中,他总是在噩梦中尖叫并且惊醒。在《门里的眼睛》里,被宛斯别克杀死的德国犯人每晚都会出现在他的梦中,犯人每次出现身体都比前一次变得更腐烂,闻起来更臭。《另一个世界》里加迪在生命弥留之际总是在梦中见到被自己在战场上亲手用匕首捅死的弟弟那张痛苦而扭曲的嘴巴。《双重视角》里的战地记者史蒂芬几乎每晚都会在噩梦中见到他在萨拉热窝目睹的被奸杀的一个女孩裸露下身躺在地上的那一幕。在《托比的房间》里,在战争中被毁容的士兵基特回国后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噩梦中惊醒,在房间里绝望地尖叫,或瘫坐在尿湿一地的地上无助地痛哭。巴克笔下的人物反复地在噩梦中重历创伤,而每一次的重历如同揭掉已经结痂的伤疤,让他们再次经受创伤的“洗礼”：“有一种倾向就是无论老兵们如何努力,在他们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再次想起尘封已久的战争回忆。这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最后侮辱”(Monteith 179)。这种重历伤痛的方式正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被鹰啄心脏的痛苦一样,是一种无止境的伤痛。

如果说做噩梦只能让创伤患者自己受到反复的折磨,那么记录创伤的日记和录音则可以通过阅读和听的方式被分享,在此过程中会让读者和听众对患者的创伤感同身受并受到影响。在《鬼魂路》(*The Ghost Road*, 1995)里,饱受战争创伤折磨的普莱尔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离死亡太近,我们不能小题大做,只能省去悲伤”(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570)。在《托比的房间》里,埃莉诺与哥哥托比发生兄妹乱伦导致双方都产生严重的精神创伤。后来托比参加一战死去,他的死亡加剧了她的内心创伤,于是她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对托比的思念和内心伤痛,她的日记也因此成了创伤记忆的一部分,“我不能忍受失去托比和其他任何人,包括保罗,当然还有基特……”(75)。巴克的战争小说里还有许多士兵通过日记记录自己的创伤,缓释自己的内心痛苦。日记是以笔头的方式记录创伤,而录音则是以声音的形式来记录创伤。在巴克的《另一个世界》里,记者海伦采访老兵加迪的对话被她用录音的形式保存下来。饱受弑弟折磨的加迪多年来一直以缄默的方式保守这个秘密,不敢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亲手捅死严重受伤的弟弟。但最终这个采访录音被他的孙子尼克听到而了解了杀死弟弟的整个过程。录音记录了加迪的创伤记忆,成为加迪创伤记忆的“备份”。

在巴克的战争小说里,照片和画像也是记录创伤记忆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双重视角》里,战地记者史蒂芬不仅到过萨拉热窝和阿富汗战场,也亲临纽约“9·11”恐怖袭击的现场,他的经历让他成为历史灾难的见证人。史蒂芬报道战地情况,经常用相机拍摄战场上发生的血腥和暴力场景,后来这些相片也成为他创伤记忆的载体。每当他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血腥的杀戮,仿佛再次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的同事本为了拍摄一组被俄罗斯军队遗弃在阿富汗的坦克全景而被杀,本的死亡给史蒂芬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伤痛超越了失败的婚姻给他带来的痛苦。后来这组照片在本死后传到史蒂芬的手里,也从此成了他

的创伤记忆。每次看到这组照片,他就会想起因拍摄照片而被杀的本,他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般疼,这种痛也体现了他作为幸存者的内疚和创伤。

照片能够较为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事件,而经过创作的画像也是记录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载体。在《生命课程》、《托比的房间》和《日间》这三部小说里几位青年艺术家保罗·埃莉诺和亨利·唐克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利用在医院做志愿者的工作之余,为在战争中毁容的士兵们画术前和术后的画像。术前这些士兵的面容极为狰狞和恐怖,有人失去了眼睛、鼻子或下巴,有人嘴巴只剩下一个洞,舌头从面颊的一侧伸出来。战争时期这些被毁容或截肢的士兵们承受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们不仅要承受身体残缺给他们带来的痛苦,面对“残缺的和不完美的”的身体形象而自然衍生的内心创伤,更可怕的是他们还要承受他人歧视和偏见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在巴克笔下,这些艺术家给创伤患者画的画像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同样画像如日记、录音和相片一样,也成为记载士兵们创伤记忆的重要载体。

正如费尔曼和劳布所言,听到创伤患者口述创伤也可以让听众成为创伤事件的参与者和共同记忆者,“听众因为受到创伤事件受害者的影响,也会感受到跟受害者一样的迷惘、伤害、困惑、恐惧和冲突”(Felman and Laub 57-58)。以此推断,阅读创伤患者的日记、看到伤残人士的画像和创伤事件的照片也会让观众感受到受害者的创伤。巴克描写受害者创伤记忆的精妙之处在于她不仅仅通过患者的噩梦和幻觉来呈现患者的创伤记忆,而且借助日记、录音、相片和画像等载体来多维度地反映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她的细腻笔触让读者触摸到了受到战争创伤折磨的受害者的“脉搏”,对战争创伤带来的危害和“杀伤力”有了直观而深刻的了解。

三、战争创伤的传递

战争创伤不是经历过战争的民众和士兵的“专利”,它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日记、自传、口述、情感交流和日常交往在朋友或者亲人之间,甚至在两代或几代人之间进行传递,把战争创伤导致的痛苦“移植”到没有亲身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身上。科根和罗伯也曾经说过,“创伤反应的传递可以经过几代人。家庭关系和幸存者的后代都会深深地受到他们父母极度痛苦的经历所影响,并表现为沮丧、不信任和情感压抑”(qtd. in Vickroy 19)。

许多战争小说家多注重描写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和后遗症,但是对创伤的传递没有过多涉及。巴克在她的战争小说里描写了许多创伤传递的例子。最为明显的“创伤传递”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101岁的一战老兵加迪通过渐进的方式把自己的战争创伤“移植”到了孙子尼克的身上。加迪在战场上因目睹血腥的杀戮以及亲手杀死严重受伤的弟弟,导致他战后回国的余生一直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中艰难度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祖父对战争经历的缄默和讳莫如深给尼克带来一定的心理阴影。尼克虽然没有上过战场,祖父也从未跟他提到自己的战争经历,但是因为长期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经常目睹垂暮之年的祖父备受梦魇困扰,因而祖父的痛苦慢慢感染了尼克。后来尼克陪伴祖父到法国战争公墓去悼念弟弟,之后祖父的战争创伤被彻底“移植”到了尼克的身上,这种创伤的传递方式正如利斯所言,“创伤记忆通过见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下一代”(Leys 253)。加迪的法国之行重新揭开他尘封多年的内心伤疤,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弑弟的痛苦。跟随祖父前去的尼克对祖父的创伤感同身受:当尼克“跟着加迪的脚步,走过草地,并沿着台阶走到墓碑旁,他感受到了祖父的战争经历沉重地压在了他的脖颈上”(Another World 73)。尼克望着在纪念碑前喃喃自语的祖父,他终

于明白祖父为何多年来一直不愿谈论任何跟战争有关的往事,连走路都要绕着战争纪念碑走。祖父在墓碑前的私语和阴郁的表情让尼克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祖父内心深处的创伤,而这种创伤不知不觉地被传递到了他的身上,让他这个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也同样感受到了祖父内心深处的创痛。

“当一件可耻的、不可言说的经历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或当成一个秘密保守,症状就会从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创伤无需被说出即可交流,作为一种沉默的在场或幽灵,留存在下一代脑海中”(Whitehead 15)。在这次创伤的代际传递中,加迪并没有直接通过言语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内心痛苦,然而祖父无法言说的创伤还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像幽灵一样被“嫁接”到了尼克的身上,创伤的传递是如此迅速让尼克猝不及防。法国之旅成了祖孙两代人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联结点:“加迪试图把自己的记忆移植到尼克身上,那就是这次旅行的目的所在。尽管尼克试图反抗,他(加迪)几乎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Another World 74)。加迪的战争创伤被传递到尼克身上验证了“创伤记忆以潜伏的方式带给第二代和第三代难以抹掉的创伤”(王欣 306)。

巴克的战争小说关于战争创伤传递的案例比比皆是。在《重生》三部曲里,军医里瓦斯没有上过战场,负责在后方医治患有“创伤后压力症”的士兵。在治疗的过程中,他目睹了许多肢体残缺的士兵,还有许多患有“失语”、“失忆”、做噩梦、出现幻觉等症状的创伤患者。他曾经看到叶兰医生一次次地把电极放进士兵贾兰德的嘴里治疗他的失语症,电疗的方法非常粗暴,让他觉得这是对贾兰德嘴巴的“强奸”(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208)。作为一个创伤症状的聆听者、见证者和治疗师,里瓦斯医生在治疗许多创伤病患的过程中自己也渐渐感染了“创伤后压力症”:他开始口吃,做噩梦,在幻觉中见到曾经在美拉尼西亚岛遇到的巫医恩吉鲁,感觉自己跟很多战争亡魂一样行走在“鬼魂路”上。他的经历验证了创伤的可传递性:“创伤具有传染性。在目睹灾难和暴行时,治疗师有时也会在情感上被击垮。他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体验到跟病患同样的恐惧、愤怒和绝望”(McCann and Pearlman 133)。在《生命课程》里保罗在担任志愿者的过程中因目睹伤残士兵的痛苦也感染了创伤;在《托比的房间》里埃莉诺因哥哥在战场上死去以及在战地医院目睹伤残士兵的惨景导致自己也感染上了创伤;《日间》里埃莉诺和唐克斯为毁容的士兵画像,在每日接触这些伤残士兵后也感染上了创伤。巴克笔下的士兵、军医和志愿者在接触战争创伤患者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感染了创伤,这种创伤传递的方式正如卢克赫斯特所述:“创伤的可传递性让人担忧,它在精神和肉体症状间相互渗透,通过移情和暗示的过程在病患和医生间传染,在受害者和同情他们的听众或见证人之间传递”(Luckhurst 3)。

巴克也是一个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受害者。她的继父和继祖父都曾经参加过战争,并因此患有严重的精神创伤,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创伤症状。目睹亲人们的各种创伤症状给她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和心理阴影。受到他们的影响,她一直在创作中叙写战争创伤,特别是对一战和二战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战争创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991年发表《重生》至2015年出版《日间》,巴克在这期间创作的8部战争小说涉及了一战、二战或者现代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通过这些小说不难看到战争创伤对她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她也是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直接受害人之一,对她而言,战争在她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巴克的亲身经历让她深谙战争创伤的可传递性,也因此让她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战争创伤传递的例子。

结 语

残酷的一战、二战给英国人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精神和肉体创伤。通过历史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巴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写了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伤痛和梦魇。巴克对战争创伤的书写,记录了战争时期英国人民的伤痛,并重新审视了战争蹂躏下的英国文化、社会、家庭等诸多问题。透过战争的梦魇给英国人民带来的不堪回首的心灵创伤,巴克暗示了个体创伤记忆将会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并无法被历史所抹去。她对和平世界的向往在她的战争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并展现了一个现当代英国女作家的纯朴愿望和创作良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Barker, Pat. *Another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 . *Double Vis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 . *Life Clas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 . *Noonda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5.
- . *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 . *Toby's Roo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
- Childs, Peter. *Contemporary Novelists: British Fiction since 197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2000.
- Luckhurst, Roger. *The Trauma Ques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McCann, Lisa, and Laurie Anne Pearlman.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orking with Victim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3 (1990): 133-50.
- Monteith, Sharon. *Pat Barker*. Devon: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 2002.
- Monteith, Sharon, et al.,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5.
- Showalter, Elaine.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London: Penguin, 1985.
- Vickroy, 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 2002.
- Wang, Xin.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A Study of American Southern Trauma Fiction*. Chengdu: Sichuan UP, 2013.
- [王欣:《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 Whitehead, Anne. *Trauma Fi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4.
- Young, Allan.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7.

(责任编辑:许希夷)